

在德国柏林的市中心，矗立着著名的联邦议院大厦和勃兰登堡门，这两座建筑被誉为德国统一的象征，而柏林犹太博物馆就座落于这两座知名建筑中间。

柏林犹太博物馆于1998年竣工，为祭奠纳粹大屠杀中不幸遇难的600万无辜犹太人而立。博物馆展示了德国犹太人近两千年来历史文物和生活记录。它的设计者 Daniel Libeskind（丹尼尔·利伯斯金）为犹太后裔。

其实，柏林在之前还有一座犹太博物馆，坐落于新博物馆旁边、昔日希特勒总理府的北边。这座毁于二战末期、后于1963年重建的建筑前身，是柏林市中心最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筑。1933年，生活在柏林的犹太人在这建起了一个博物馆，以彰显自己的成就。5年后，由于纳粹政权兴起，该馆被迫关闭。直到1988年，柏林参议院决定在已成为柏林市立博物馆一部分的这座巴洛克建筑旁边，建一座新的犹太博物馆。

新犹太博物馆一落成，就引发了公众的注意。人们大多是被它奇特的建筑外观所吸引：反复连续的锐角曲折，幅宽被强制压缩的长方

体。从高处看去，博物馆的全貌是个闪电的形状：从建筑正面所划出一道道线，到贯穿建筑两端、使建筑不断扭曲的折线，这一切曲折变化的线条，主宰着整个建筑的格调。柏林人一看到它，就联想到闪电战，于是为它取绰号“闪电”。而这道折叠多次、连贯的锯齿形“闪电”，被设计师以一组排列成直线的空白空间打断，这些空白空间代表了真空，意喻着犹太文化在德国和欧洲被摧残后留下的永远无法抹去的空白。

这座建筑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从设计初始，它就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这座建筑并不反映任何功能需求，设计的诉求不是为了展出文献、绘画或是播放纪录，而是将建筑和空间本身当做德国犹太人的历史故事来诠释。因而，这座奇特博物馆的一砖一墙，都是犹太人悲欢离合和乡愁血泪的浓缩，它就像有生命一样，蕴藏着不满和反抗的危机。当你还没有进入，只目睹到它曲折、独特的外形时，它就开始向你讲述起犹太人多舛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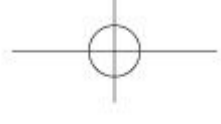
设计师 Libeskind 说：柏林犹太博物馆的另一灵感来源于奥地利作曲家 Schoenberg 勋

生命的重生· 柏林犹太博物馆



柏林犹太博物馆设计者：
Daniel Libeskind





伯格未完成的名剧《摩西与亚伦》¹。他深深地为其中的“空缺”所打动，他的创作激情也因此被激发。他强烈地感到，当前的艺术作品没多少能够容纳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并决心将这股情结转变为一座里程碑式的博物馆，让建筑成为未完成的歌剧的延续。当时，这位激情澎湃的建筑师直接把犹太博物馆的设计提案写在了五线谱上面，取名：“行间之意”（between the lines）。

五线谱上的“行间之意”，就是后来犹太博物馆屋面那一道道排成直线、划破“闪电”的空白真空线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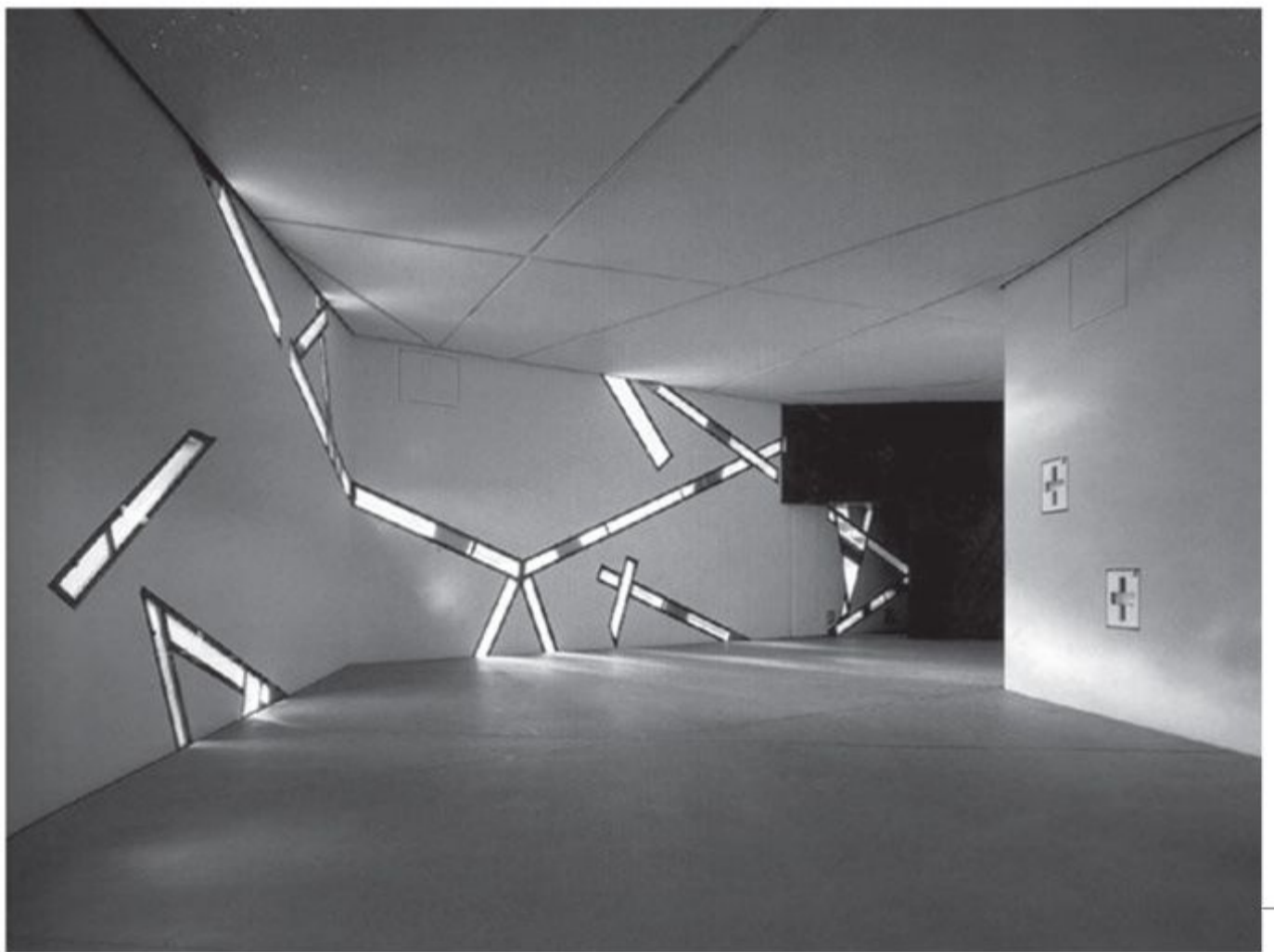
建成后的新犹太博物馆实在太特别，让旁边的巴洛克式老馆黯然失色。

新馆隐蔽在大树当中，上面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从马路上很难注意到，也根本看不到入口处。而新馆和老馆，表面上看就像是独立相邻的建筑，并无外部的联系，但其实新馆的入口就设在老馆的里面。现代感强烈的新馆与古典巴洛克式的老馆，就像犹太人的历史和德国的历史一样，相互纠结，并最终相融。

博物馆的入口处很大，用未加工处理的混凝土建成，但它所通向的楼梯与一般博物馆的楼梯不同，不是让人满怀惬意地上楼而是让人下楼走进地下室。人们都将在通过地下一层的岔口处做出选择，这三条走廊将通往不同的场所，也隐喻着犹太人最初的选择：通往死难、逃亡或者艰难共存，而在做选择的时候还前途未卜。这便是整个项目的真正核心。

走廊由天花板射来的光线苛刻地表现出：这绝不是个闲庭信步的场所，而是一次艰辛的旅程、一次严峻的考验，就像著名的传奇故事一样。三个旅程中，只有一个通向博物馆的画廊。它也是丹尼尔称之为持续轴线的整个建筑中最长的一个长廊，是唯一一条从地下室直上第三层楼的直线。

在通过地下室的上方时，人们的视线不时地被一些赤裸的大黑块所扰乱。这些贯穿建筑各层的混凝土塔共有六大块，形状各不相同。



这些空塔，从外面看没有任何标志，只有天窗在楼顶上形成的点线，切出了锯齿形图案。抬头往上看，有唯一来自天窗的光线，而天窗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无法从外面进到里面，这就是“空白”。通过这些裂口，除了参观者一幅幅吃惊的面孔外，别的什么都看不到。这种空白感，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

这就是丹尼尔最为看重的“空白的记忆”：悲情的民族想走过这段历程，重见天日，谈何容易？

（力天装饰内刊编辑部 推荐）

1. 摩西与亚伦（Moses und Aron, 1930-1932）是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一部未完成十二音歌剧作品，取材自旧约的出埃及记。

